

你害怕的究竟是这个世界，还是未知茫然的未来？

All Grown Up

无处 停歇

Jami Attenberg

[美] 杰米·阿滕贝格 —— 著

祖颖 —— 译



轰动欧美出版界的
黑马级获奖作品

被《纽约时报》《科克斯书评》

3家国际媒体评为

年度好书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无处
停歇

All Grown Up

Jami Attenberg

[美] 杰米·阿滕贝格——著

祖颖——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处停歇 / (美) 杰米·阿滕贝格 (Jami Attenberg) 著; 祖颖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4
书名原文: ALL GROWN UP
ISBN 978-7-5404-8508-5

I. ①无… II. ①杰… ②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4820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7-240

上架建议: 畅销·外国文学

ALL GROWN UP by Jami Attenberg
Copyright © 2017 by Jami Attenberg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UCHU TINGXIE

无处停歇

著 者: [美] 杰米·阿滕贝格

译 者: 祖 颖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超越

策划编辑: 马冬冬 刘宁远

特约编辑: 李乐娟

版权支持: 辛 艳

营销支持: 李 群 张锦涵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38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508-5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Contents
/ 目录 /

/ 第一部分 /

梦想近在咫尺 001

对大多数人来说，搬到纽约意味着梦想近在咫尺，但对你，这只是铩羽而归。

公寓 _ 002

安德烈娅 _ 011

英迪格结婚了 _ 017

夏洛特 _ 026

克洛艾 _ 041

西格丽德 _ 052

构筑新的生活 065

英迪格，我想，我会想念你的，当你老去，当你有一天优雅地老去，我依然会想念你。

英迪格有宝宝了 _ 066

伊夫琳 _ 079

最后一个男人 _ 093

费利西娅 _ 113

贝齐 _ 128

晚宴 _ 144

我心中的完美人生 157

在我眼中，英迪格的人生就像一座结构精密的建筑，一直都是优雅而精致的，拥有倾世的美丽，令人望之而不可即。

尼娜 _ 158

英迪格离婚了 _ 167

女孩 _ 178

格蕾塔 _ 190

女演员 _ 206

无处停歇 _ 218

团结一心 _ 231

第一部分

梦想近在咫尺

对大多数人来说，搬到纽约意味着梦想近在咫尺，但对你，这只是铩羽而归。

公寓

你正就读于一所艺术学校，可你讨厌这里，于是你辍学了，来到了纽约。对大多数人来说，搬到纽约意味着梦想近在咫尺，但对你，这只是铩羽而归。你在这里长大，现在的回归，不过意味着在外面的世界里徒劳无功之后，又回到了曾经出发的地方。

你暂时跟你的哥哥和他的女朋友住在市中心，挤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你的床夹在鞋架和你哥哥那些吉他中间，放吉他的盒子里还有一堆他女朋友在布朗大学读书时留下来的书。通过他女朋友的帮助，你得到了一份工作，你并不讨厌这份工作，也不是很喜欢。但你却不能对一整天的辛劳工作嗤之以鼻，因为你并不比别人强，况且，在某些方面，你还远远不如别人，你很清楚自己是靠特权进来的，

然后开始工作。

你开始赚钱，并在布鲁克林的一个环境较差的临水街区找到了一个空间狭小且尘土飞扬的破旧阁楼，它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从那儿可以隐约看到远处的帝国大厦，大厦就好像一幅镶嵌其中的美丽挂画。现在你回家了，关心你的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她现在安全了”，他们想。再也不会有人问你：“所以，你已经不搞艺术了吗？”这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答案，或者说他们不在意，甚至他们可能不敢问你，因为他们怕你。

但你有一个小秘密：虽然你不再搞艺术了，但至少每天都还会画画。如果让别人知道了这个秘密，就等于承认你的生活中还有一个缺口，你不愿大张旗鼓地说出来，除了在接受治疗的时候。但是没办法，你每天都在一遍一遍地描摹着同一个东西：那该死的帝国大厦。你每天早上起床（或是周末的下午，或是每一次宿醉醒来），都会喝一杯咖啡，坐在靠窗的牌桌前，画它，通常是用铅笔，有时间的话，你也会用油彩给它上色。有的时候，如果你上班快迟到了，就会留到晚上画，接着在草图上加一些颜色，以表现千变万化的城市灯光。你有时只画帝国大厦，有时也会画它周边的建筑；有时，你会画天空，有时，会画最显眼的那座大桥；有时，你会画东河，有时，会把窗

框里呈现的整个画面都描绘出来。

你把所有这些画都装在素描册里，你发现，你可以永远只画同一个东西。“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之前那条河流，而他也不再是之前的那个人。”这是你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帝国大厦就是你的河流，一条你不必离开公寓就能踏进去的河流。艺术好像又重新给了你安全感，你可能会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周六，把你的画卖给中央公园外面散步的游客，这就是它最终的归宿。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也不必留下只言片语，仅仅是眼前的风景，在你的笔下一遍一遍地重现。但这是你能做的一切，也是你所能给予的一切，它足以让你感到特别。

你一直这么坚持了六年。在布鲁克林（Brooklyn）公寓的邻居们换了一拨又一拨，租金明明很便宜，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搬走呢？平庸但薪水丰厚的工作是你所擅长的，其间，你也获得过几次小小的晋升。志愿服务工作随处可见，你遵从你那激进的母亲的意愿，向着她提供的方向进发。速写本毫无生气地堆在书架底排，落满了灰尘，你也鲜少再心血来潮地拿起画笔，落笔成画了。你也会喝很多酒，长期食用可卡因和摇头丸，尽管这些禁药有时候的确可以让你在临近

天亮时慢慢平静下来。你还会用另一种方式平复心中的躁动——男人。你的床上，你的世界里，东倒西歪地躺着很多男人，但你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想把脑袋里那个声音赶走：“你的人生一无所成，你是一个孩子，成年人世界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扯淡，并不能够代表任何东西。”你被困在一处与另一处的夹缝中，除非有些东西逼着你做出改变，否则你将永远停在那里。而且，你真的很想重回艺术的殿堂。

其他你认识的人，好像很容易就做出改变了，对于他们而言，走上事业巅峰、买房、搬到另一座城市、恋爱、结婚、离婚、领养流浪猫，最终有了自己的孩子，再把这一切都精心记录在互联网上，等等，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真的，他们看起来毫不费力，他们的生活就像修筑高楼一样，每一个珍贵的瞬间都顺理成章地堆放在你的眼前。

你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和朋友一起喝酒。当你来到酒吧的时候，你的朋友正盯着菜单，什么也没点，你只好说：“你不喝吗？”她回答：“我倒是想喝。”接着她狗血地顿了顿，你就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了：她要告诉你她怀孕了。这里的潜台词是，你好幸运，还可以喝酒，而她却只能看不能喝，这简直太不幸了，因为她肚子里怀了个

孩子，干吗要怀这个愚蠢的孩子啊！

最终你哥哥和你的嫂子也有了孩子，你却不能对此感到愤恨，因为那是你的家人，他们也一直非常疼爱你。你们的父亲因为毒品吸食过量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所以你和哥哥的关系非常好，甚至有些过于亲密。你举办了一个迎婴派对，在派对上喝了太多橙汁香槟，然后在卫生间里放声大哭，但你坚信，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狼狈。你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或是想要结婚，或是任何其他求而不得，那些都不是你关心的，你只是出于某些原因觉得疲惫，对这个世界感到疲惫，厌倦了去尝试适应那些本就不适合你的东西。那天晚上，你回到家，又拿起了久违的画笔，描摹熟悉的帝国大厦，做这件你喜欢的事情，让你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你上网查询今晚的夜景具有怎样的意义——蓝绿相间的灯光——发现，它原来是为了纪念国家饮食失调日，尽管你从没有过饮食失调，但还是难以抑制地再次回到落寞里。

九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宝宝随时都有可能降生，你打电话给你的哥哥，问他具体的预产期，他们已经找好了一个不靠谱的嬉皮派助产士，他还说：“我们也还不知道呢，可能还有一周吧！”你突然激动得天旋地转，她会是个女宝宝，“不管何时何地，但凡你们得到

任何消息，都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告诉他。紧接着，你又连着出席了三场特别无聊、气氛沉闷的午后会议，之后你就搬到了新的办公区，从此以后必须要跟一个比你年轻十三岁的。新来的同事共事，她比你活泼幽默，比你声音动听，比你漂亮，她挣的钱可能只有你的一半，但还是全都花在了紧身衣裙上。

那是一个周五，你去你家附近的酒吧喝酒，你喝多了，然后打电话给你曾经的“供应商”，你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你没想到他的号码居然还在用，他说：“我们好久没见了把？”你说：“我一直都很忙。”就好像急于解释为什么后来你没再嗑药了一样。你打算买一点就够了，但是后来你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男人——尽管你们素未谋面，却都默契地选择了一见如故。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这样会让你觉得更有安全感，他也觉得你们两个共度良宵真的是再好不过了。于是你们一起去你那儿，去那个可以俯瞰整个曼哈顿的落地窗前，存放速写手稿的那里，然后你们两个继续把所有的药嗑完。就这样度过了好几小时，中间你们尝试了发生关系，但对彼此都不感兴趣。你甚至不能起身穿衣服。最后他离开了，你把手机关了机，蒙头大睡。周六晚上，你醒了过来，将手机开机，有八条来自哥哥和妈妈的短信。你错过了侄女的出生。

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碰过任何药物，也没有进行康复治疗。你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但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依旧没有什么不同，工作、租住的公寓、朋友、家人、风景，一切照旧。几周后，他们似乎有意在工作中给你一个巨大的晋升机会，但你也意识到你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你有些摇摆不定——这次晋升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得待在那个地方了。你骗自己说：我应该保留我的选择权，你永远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坚持画画，那是你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你最纯净的时刻，这时的你会忘记了呼吸，会感觉自己好像正轻飘飘地徘徊在地面以上。新年的第一天，那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饶有兴致地翻阅着过去的速写绘本，发现自己的画已经越来越好了，你并非没有才华。那是一件能够让你充实的事情，你捧着它若有所思地静坐着，你决定放过自己，享受快乐，这样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一周后的某天，你离开公寓时，突然注意到街对面的那个地段有很多栅栏，那儿有一个施工许可标示牌，一栋十层的公寓楼，一个月前开始施工的。你住在第五层。毫无疑问，这栋大楼会遮住你的视野。有一瞬间，你甚至怀疑这是否是一个恶作剧，你下意识地转身

向后，看是否有人用摄像机跟拍你，等你做出反应，但是没有。你的生活即将改变，最后，还是有些东西让你倍感意外。

那栋建筑的建设需要耗时一年，你每天看着他们施工，砖头一块接一块地向上垒，你也无法准确判断它何时才能竣工，何时你会失去那片熟悉的风景，但你决定最后再办一次派对，来纪念这最终的时刻。你请来了每一位你认识的人，甚至连小孩都来了，你的朋友们向帝国大厦举杯，也向你举杯。“这儿视野真的很好！”其中一个共事多年的工作伙伴说，她的未婚夫紧接着道：“这可不是一个能值一百万美元的视角。”你半开玩笑地说：“但它值每个月五千元。”“那你还真是捡了大便宜了！”她的未婚夫接过你的玩笑，说道，“你不能搬，就算没了这开阔的视野，你也永远不能离开这所公寓。”他边说边耸了耸肩膀。

对面大楼竣工的那天，你也终于失去了落地窗前的风景，你买了一瓶酒，点了一份比萨，然后坐在桌子前。你望向窗外，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堵砖头墙，让你拥有独特自我的东西最终还是消失了，你永远也不会再拥有那片风景了，一如那消逝的时光。能让那片风景重现的只剩下这些画册，但即便是它们，也没什么实质的意义。你想要烧了它们，可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那是唯一能够证明你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这才意识到，一直以来你那么努力地想要向自己证明你还活着，但如果不再拥有这些，难道自己就死了吗？当然不是，拜托！绝对不是！你咬了一口比萨，抿了一口酒，问自己那个早就该扪心自问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安德烈娅（Andrea）

市面上新出版了一本书，是一本讲述单身时光的书，由一位非常迷人的已婚女士执笔，追忆的是她单身时代的流金岁月，那些永远无法忘怀的时光印记。我对阅读这本书不感兴趣，我还是单身，并且已经单身很久了，这书并不能给我更多关于单身生活的启发，因为我早已沉沦其中，深有体会。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跟我谈论这本书，他们就像信鸽一样，盘旋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屋顶上，散播着各种信息，不遗余力地聚众招标一个居心不良的媒体大师。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达到目的，我不过是他们选中的一个假想目标罢了。

我的同事尼娜（Nina）读完那本书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它拿给

我，激动得手腕上的镯子叮当作响。她是单身队伍中的新人，今年才二十四岁，如果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女人（自然也不止二十四岁）会很明白个中滋味，必定不会想要把这本书交给另一个单身女人。

我妈妈在网上给我订购了一本，某天它莫名其妙地就出现在了 my 的面前，最让我茫然的是：邮箱空空如也，书上也没有附任何字条或一个名字。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才弄清楚是谁给我寄的书。我一直在想：难道是一个幽灵给我寄了这本书，并且这个幽灵还想让我考虑继续单身下去吗？

最后，我妈妈向我坦白，是她给我寄的那本书（她当然不会认为这叫坦白，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觉得）。“你拿到那本书了吗？”她问我。“噢！那本书原来是你寄给我的！”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寄那样的一本书给我呀？”“我心想着或许能帮你想通些什么呢。”她说。

我的嫂子，她住在新汉普郡一个偏僻的地区，全部精力都放在照顾她那濒死的孩子上，整天在生与死的边缘殚精竭虑。我每周都会打电话去问候她，于是某一次她就提到了这本书，“你听说过这本书吗？”她问。“嗯。”我说。

大学时代的老同学特意在我的脸书（Facebook）留言板上粘贴了关于这本书的评论链接，还说了类似“听起来像是你会喜欢的书